

清明随想

柏琼英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08

2023年4月7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主编:郝良
□编辑:王万礼
□美编:郝富成

人间清明

郭文艺

得知明天的天气大概率要变的。
这晨起忽地凉起的风,亦表明了此意。
清明前后,应该有一场春雨的。
按母亲的安排,今天应是清明前后上坟的最后
一个好天气。
上午十点左右,刀头、冥币、“元宝、金砖”,各样
水果供品装满了家中那个竹篮。
三叔三婶子堂弟都来了,大家一起欲去往村后
的墓地。

外面的风愈刮愈烈,我只好对母亲说,我去烧
纸,也算是代表了咱家,您老就别一同前往了,哄着
立贤在楼上耍。

母亲应着。
四人提着纸篮子往坟地走。四月初,麦苗正赶
起长,油菜花开得满地似洒满了“零金”。四野泛青
的树林深处,时不时传出斑鸠黄莺子的啼叫。
我们顺着田埂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生怕踩坏了一
棵麦苗与油菜。祖坟的坟体,覆盖着小花,密密
麻麻的开得正旺,围着一群蝴蝶蜜蜂,嗡嗡细采。

在祖父的坟头,婶子把冥币纸张分配均匀,但
三叔执意要给我的父亲坟前多烧两捆。
供品摆放齐整,婶子弯下了身去烧纸。浓烈的
火光带着纸灰随着风飘向了天空。婶子手中握着
棉花杆,一层一层地拨开叠在一起的冥币,让它们
充分燃烧,好让离我们远去的亲人尽可能地都能收
到。

三叔就在几座坟头间来回走动,在祖父的坟边
站一站,低头叹叹气,再踱步到父亲的坟边,而后向北
跨几步,蹲在二爷坟边一会儿,再起身去太爷那座
坟。

反复几次,不断叹气。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
上,三叔眉头紧锁。

他或许是想到了些什么,这些即刻想到的事物
景象瞬间聚在了他的内心深处。

天地清

时光跳进四月的门槛,一切就不一样了。
太阳早已不是冬日苍白的脸蛋儿,也藏
起了早春“才露和羞走”的娇羞,洋溢着明媚
的笑容,焕发出神采奕奕的金光,只要一出来,
天空就会是宝石样的蓝,云朵也如扯散的
丝絮,轻轻柔柔;如果是阴天,云层后也总会
透露出明亮而柔和的光线,让天地间显得温
润又敞亮;雨也是寻常的事物,“清明时节雨
纷纷”,但雨并不惹人恼,“春雨贵如油”呀!
你瞧,轻雨洗净了千峰,微雨润泽了梢头,毛
毛雨,让樱花红扑扑的脸儿更加粉嫩,增添
了几许娇怯;和风是更亲切,爱抚着你的头发,
亲吻你的脸颊。树芽一点一点地铺展开鹅黄
新绿,颤巍巍地舞蹈,风儿调皮地挠挠它们的
腰,让它们笑得“咯咯咯”的。

如此的春天,总是让我遥想儿时的故
乡。对面山咀祖坟上的新草已经完全将陈
年的枯草踩到了脚下,明黄色的喇叭花“鸣
嘟嘟”地吹奏起来了,这是呼唤灵魂的妙
音,令人随着这无声的妙音追思逝者,获得
更加坚定的力量。

故人明

每逢清明,必会联想到上坟的情景。
一想到上坟,就会浮现出那个枯瘦身躯挥
舞锄头的身影。这身影是我祖父的,祖父
在我十二岁时过世,那时他已经七十八岁
高龄。记忆中的祖父像是枯瘦的稻草人,
四肢像冬天从树上耷拉下来的干柴禾,脸
又长又尖又小,脸上弥布着不健康的黄。
祖母总是威胁我们:要是喝没完全烧开的
水,就会得祖父那种“懒黄病”。

但面上,看不出丝毫。

他也许是想到了过去的大院子,门前的枣树在
这样的深春挂满了怎样美好的细碎的嫩芽细叶,那
碎芽芽散发着淡雅的香味,祖母就坐在这枣树下,
守着二爷编制的竹篮,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他
也许想到的是,无数个日夜,他和两个哥哥,一个弟弟
拼命的在异乡打工,挣着辛苦钱;他也许看到了,那
些年每一场麦收之后,他都跟着爹娘的板车,推着
新收的粮食去交公粮的超清晰场面,越看越像,如
亲临其境;他一定想到了他年少时,每一次离家去
念书时,双亲是怎样一种不舍的眼神望着他,望着
他挎着包走出村中曲折的小路,走向几十里外的县
城一高的大门……

一阵风从麦田那头袭来,驮着起伏的麦浪,扫
过膝盖,又跑向了远处。

三叔不禁打了个寒颤,思索就此中断了。

我叫堂弟上前,再一次确认每一座坟头的火光
是否熄灭,冥币纸钱是否燃尽。得到确认后,婶子
才提着篮子,一行人起身离开这块田地。

路上,三叔说:“文艺,你知我为何在你爸坟前
多烧两捆‘钱’吗?”

我抬起头,一脸茫然。

“我昨夜梦见你爸来找我,油灯下,还是穿着那
套中山装,面貌如旧。他说准备去外出做点事,问
我能不能借些钱给他用。我问你爸要多少,你爸就
是不说,一直就那样坐着。而后,梦就醒了。”

三叔说完,眼睛里翻滚着光点,叹了口气,仰头
去看那头顶飘舞的杨絮……

这清冷的四月,总能这样,使人惆怅,教人忍不
住地落泪。这泪若落在脚下,便是清晨的露珠,还
滋润着这片土地;若随风卷到天空,当化作那远去的
想念。

倘若风能远游,扶摇直上,我想告知父亲,儿此
刻,很想您!

祖父没有上过学,连简单的账也不会
算,奶奶总怀疑他赶场卖东西被人骗了
的。好在不是做生意,拿去卖的是自家的
农产品、自己编的草蒲团、自家养的鸡鸭
鹅,这些只要能换回点钱就成。祖父老实
憨厚得像个木头人。

这样一个“愚人”,又长在被称为“崖
上”的山村,生了五个儿子,全养大了,还都
纳了几媳,真是奇迹。

“拜老辈子拜得好嘛!”祖母是这样归
纳原因的。确实,没有人比祖父对祖宗更
虔诚的了。清明要到了,除了耕田种地外,
一有空闲,他就扛上锄头,去铲通往祖坟的
路。坟前坚挺的巴茅草叶子边缘锋利得
很,不小心划过手心,就是一道血口子。但
这家伙欺软怕硬,祖父用长满老茧的手一
把死死攥住它们,它们便卷了,皱了,丝毫
伤害不了他老人家的掌心。收拾了巴茅
草,祖父再接再厉,挖掉疯长的构树,除掉
及膝的蕨蕨苔。这样一座坟一座坟地收拾
下来,等清明人们来上
坟时,路就裸露出了敞
亮的笑脸,来迎接这些
一年一度的访客们。

每一拨上坟的人
都会有人背一个背篓,
背篓里除了装有纸钱、
蜡烛、香外,还有刀头、
烧酒、坟飘纸以及米把
长的黄篾条。清明过
后,祖坟上就像披满了
白发,又像开满了白
花。坟飘纸的白,坟头
青草的绿,还有祖父铲

出的路的青,让清明的色彩变得温馨又清
丽。

英冢义

那时的清明,由族长组织,要分三条路
线、三个方向去上坟,最远的坟墓单边要走
十五公里。有一队是从家出发往古罗方向
走,去一个叫毛狗冲的地方,毛狗冲筲箕坡
上有我们要上的一座祖坟。但每次爬坡
前,走到山沟里一眼枯井时,长辈们都要
在井边祭拜,也郑重地插上一根坟飘。

祖父说,这个地方很久以前是一眼废
井。后来有一年,有户赵姓人家想把这口
井淘了做茗窖,费力搬开井口的巨石,却在
井底发现有一具白骨。后来乡上来人把白
骨运走了,据说在井底找到一枚锈迹斑斑
的五角星,说这是一位牺牲的红军。但是
谁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是什
么时候长眠在了井底。只是祖父说,以前
我们家族也有人参加了红军,后来不知音
讯,算起来是我的三祖叔公。

“如果我三叔,也像这位红军一样,不
知是埋在哪个沟边或者哪个河滩的话,也
没个后人祭奠一下,烧些钱给他用,那他在
阴间过得多寒碜呀。当年红军为了我们这
些老百姓,命都没有了,烧点香烛给他不费
我们多少钱,也不费多少力,为啥不呢?”

祖父的大白话,没有正义凛然,也没有
哲理悠长,但就如细雨轻轻落在我心上,让
我觉得以己度人、知恩图报、顺手行善这些
事情,就是应该这么自然,这么理所应当。

清明,祭奠父亲的乙种方式(节选)

阿马劳次

1

群山绵延,万物生长
父亲以石头的身份在山脚下沉默
只有山上的鸟儿发出的声音
符合清明时节祭奠的音符

2

父亲留下的音容笑貌萦绕着我
我无数次在睡觉前回忆他
只为在梦中能与相见,与他交谈
以此来证明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

3

百期那天,鞭炮声在山谷响个不停
亲朋好友一道忙前忙后看似热闹
只有我自己才明白:过了今日
——我与父亲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远

4

多少人都赶回乡下在亲人坟前祭拜
我在城市一隅无动于衷。我知道
父亲会原谅我。因为我回一次故乡
就加深一次思念,加重一次悲泣

5

最终,岁月会告诉我们答案和真相
把所有的一切都看成南柯一梦
我相信——今日的清明
就是内心深处无法言表的清心和明静

清明泪(外一首)

张步伐

清明菜

天空的泪
把忧伤沿着草茎
深入一堆堆的泥土
打湿人间久违的思念

鸟嘴上挂不住的凄鸣
点点滴滴降落在
四月芳菲的眉心
晶莹 透亮
将湿润的目光写满
关于杏花村的诗句

折一枝带雨的柳
为地下的灵魂拂去
一生的疲惫
趁着这大好的春色
祝他们好梦又好运

借一个节气
青了原野
坟头的挂青
却不是你的青
镰刀轻轻
不能伤了你的根

大地沉默
林立的碑牌前
升腾缕缕青烟
叶上滚动青色露珠

舌尖泛起微苦的清香
谨记先人的遗训
且清且明地将日子行走